



我们学有所依的 语言形式

——得意莫忘形

Linguistic Forms We Learn By

龚晓斌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江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语言认知与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重点项目“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外语习得研究”(2017JDZD08)

我们学有所依的 语言形式

——得意莫忘形

Linguistic Forms We Learn By

龚晓斌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学有所依的语言形式:得意莫忘形/龚晓斌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72-2131-4

I. ①我… II. ①龚…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1120 号

书 名: Linguistic Forms We Learn By

我们学有所依的语言形式——得意莫忘形

编 著 者: 龚晓斌

责任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mail: yanghua@suda.edu.cn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网店地址: <https://szdx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30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131-4

定 价: 32.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 前 言 |

PREFACE

传统的外语研究和外语教学偏重系统、全面,连贯性是其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旋律,但平面化、整体化的布局和构思也让不少研究者和学习者步履蹒跚、轻重难分,带有时代印记的碎片化学习方式给外语研究和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气息。

原型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核心,焦点色帮助人们更清晰地区分色谱,焦点的辐射作用要远甚于散点的平面组合。作家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一句”就可视为带有小颗粒性质的凝聚物。平面走向立体、横向化为纵深才是学而精、学而深的基础,才是思辨能力培养的前提。以面覆点到以点及面的转变不仅是观念的更新,更是实践的自然选择。

历史性的传道、授业、解惑在教育翻转的环境中,正在淡化输入式的传道、授业的过程长度,而转向注重疑惑的发起、引导和最终的解惑。思辨能力培养的前提就是提问,提问分为主动式的提问和启发后的提问。本书旨在通过不同视点的问题来引导读者去主动思考、反思思考和引申思考,培养对于语言形式的敏感度、细致度,体会和挖掘语言的形式美,使自己的语言更精确,使语言内容有更恰当的形式依附。

外语学习,总有所依。得意莫忘形。

| 目 录 |

CONTENTS

- demarcation of linguistic forms / 1
- motivation of research on linguistic forms / 7
-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15
- He has arrived at Beijing safe and sound / 21
- Never use a prep. to end a sentence with / 29
-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 / 37
- Pride and Prejudice / 43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 51
- Tumbling Hair / 59
- level / 65
- A and B and C / 75
- The Four Freedoms / 81
- moocow / 89
- in praise of / 99
- silvery-tongued / 105
- We dissect to learn / 113
- digesting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 117
- original composition / 123
- An Educator's Moral Responsibility / 135
- 参考文献 / 146

■ demarcation of linguistic forms



Critical Thinking

not allowed to enter

外语学习或二语习得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语言形式。原本关于语言形式的英文表述是简单清晰的: linguistic form 或 linguistic forms,前者是抽象的概念,而后者是外在的体现。但语言学家们在使用时的不尽统一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Leech(2001:37)是这样表述的:

...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breaking language down into two components, form and meaning, is inadequate. Instead, a roughly tripartite model is usually preferred.

Leech 所指的语言三分法如下:

REALIZATION: Phonology and Graphology

FORM: Grammar and Lexicon

SEMANTICS: (Denotative or Cognitive) Meaning

这里的 FORM 就是抽象意义的形式, Grammar 和 Lexicon 就是具体的形式。Leech(2001:37)认为:“... the LEXICON and the GRAMMAR, together comprise the FORMAL aspect of the language.”也就是说,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词汇和语法两个部分。

但是, Leech(2001:38)随后指出:

But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 books do not entirely

restrict themselves to specifying the lexicon and grammar in this sense. They also give other kinds of information a learner needs to know: how to pronounce and write the forms of the language, that is, how to give them physical realization ...

因此,广义上的语言形式既包括语言形式的核心:词汇和语法,也包括词汇和语法的外在表现形式:语音和书写。前者可以称为语言的内形式,后者则可以视为语言的外形式。

Halliday 和 Hasan(2001:5)在论述英语中的衔接手段时对于语言层次的划分与 Leech 的表述大同小异,甚至可以说是翻版:

Language can be explained as a multiple coding system comprising three levels of coding, or "strata": the semantic (meanings), the lexicogrammatical (forms) and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expressions).

Halliday 和 Hasan 与 Leech 表述最大的不同在于:Leech 使用的是 form,而 Halliday 和 Hasan 使用的则是 forms。但不管如何,他们的所指相同:词汇和语法。

Halliday 和 Hasan 主要研究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衔接。当然,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除了他们专门研究的建立在意义上的衔接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如语音,也可起到衔接的作用。问题是,他们虽然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语音的衔接功

能,但他们并未系统地对此进行阐释。的确,正如他们(2001: 10)自己承认的那样:“We are excluding from consideration the effects of **formal**(黑体为笔者加,下文同,其他特殊情况会说明) devices such as syntactic parallelism, metre and rhyme.”(我们没有考虑某些形式手段如句法排比、格律、正韵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 Halliday 和 Hasan 把语音也纳入了形式(forms)的广义范畴之中。当然,以此类推,书写形式也是形式的表现手段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看, Leech 与 Halliday 和 Hasan 对于语言形式的外延总体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form 和 forms 的虚实(抽象与具体)使用。

丁言仁(2004)则没有拘泥于 form 和 forms 的选择性表述,而是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

... comprehensive input al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cquisition; there must also be attention to form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on the part of the learner. (2004: 137)

Unless they are noticed, forms present in the comprehensive input do not by themselves appear in learner output. (2004: 180)

如此看来, form 和 forms 在所指和内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指的是词汇和语法以及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是语音的,还是书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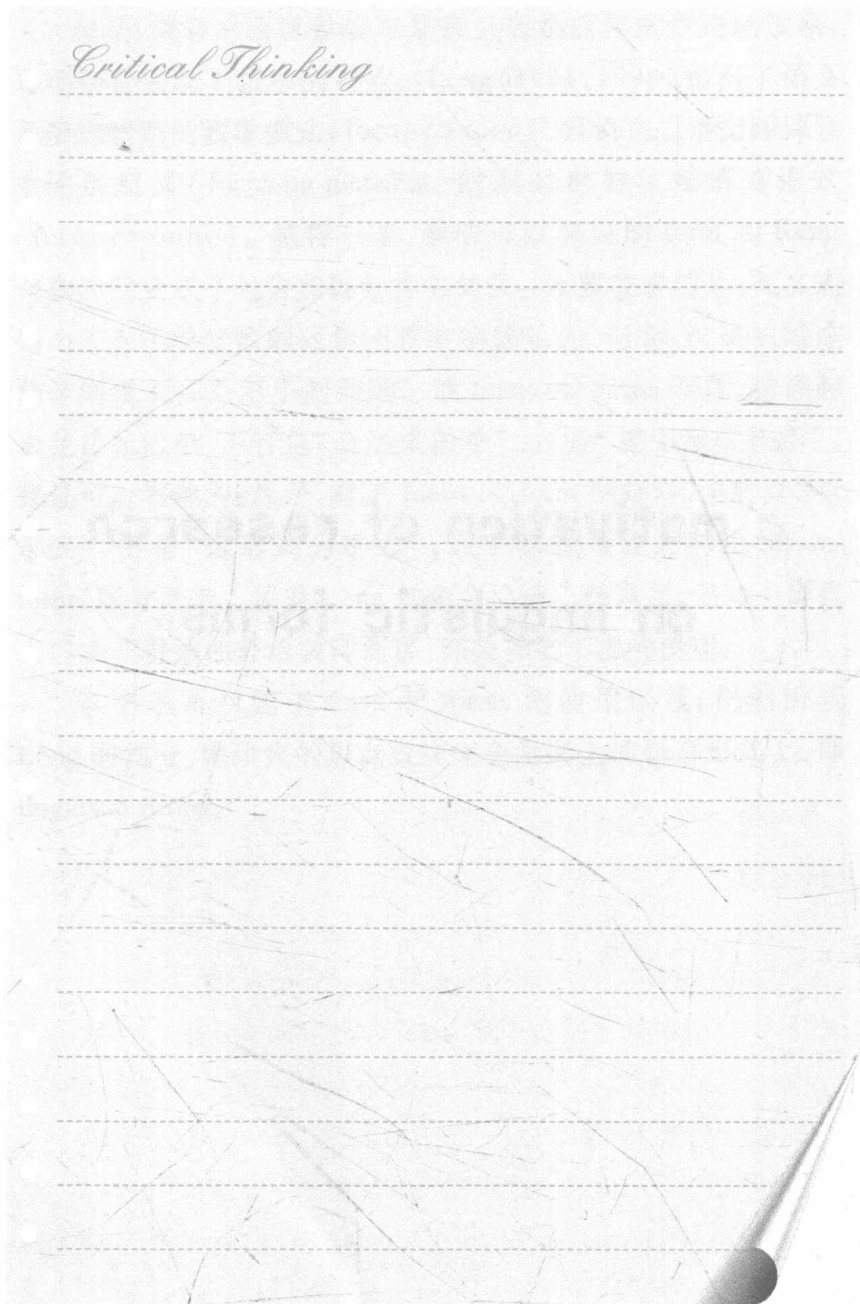
但是,随着对语言教学中重意义还是重形式争论的加剧,有些学者采取了折中的观点。Long (1991, 1998) 提出了语义和形式兼顾的教学模式 (focus-on-form), 强调在二语交际课堂中注重意义 (focus-on-meaning) 的同时也要注意语言形式 (focus-on-forms)。这样一来,原来可以混用的 form 和 forms 突然之间变成了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英文表述由于有了单复数的区别还是容易辨认的,但是,汉语的对应翻译则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就 focus-on-forms 而言,翻译起来还比较简单,不管是“全形式教学”,还是“集中形式教学”,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 focus-on-form 的翻译,不管是“重形式”,还是“以形式为中心”,似乎都很难使之与 focus-on-forms 区分开来。尽管 Long 的命名已被广泛采用,但对于研究入门者或普通的外语教师而言,都是挥之不去的模糊。

本书不再纠缠于 form 和 forms 的使用区域,仍然沿袭 Long 的划分,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形式上,即 linguistic forms。

**■ motivation of research
on linguistic forms**



Critical Thinking



Long 提出的 focus-on-form 是对注重意义 (focus-on-meaning) 和注重语言形式 (focus-on-forms) 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取向。既注重意义也注重形式的语言教学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对长期流行的交际法的强有力冲击。

交际法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后来成了一统天下的教学法则之王。不管是英语专业还是大学英语教学,不管是综合英语课,还是其他综合性英语课程,交际法成了最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流行的教师讲课大赛,青年教师绝大多数都是采用交际法教学。台上热闹,台下兴奋。但是,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

学生经常抱怨,虽然老师课堂上口若悬河,下课后,回想起来,总感觉没学到什么。很多情况下,词汇不讲,语法不讲,语音不讲,整天围绕课文背景、作者背景、主人公故事等文本之外的因素兜圈子。难怪不少学生反映:上了大学之后英语基本功不升反降,越学越心虚。

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改革或变革,但是,教师们普遍的反映就是:学生们比以前会听了,会讲了,但是讲得不准确,写得不准确,译得不准确。退一步讲,如果一个人会听、会说,但是写不好,译不好,那还是属于文盲,至少是半文盲的范畴。而其中的会说也要打个问号,果真说得那么好吗?如果说得那么不准确、不精确、没有美感,那还能算是说得好吗?

换个视角。冯友兰(2008:29)曾经这样评价农业和商业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别‘本’和

‘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成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前提，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这种比较是否能用到外语教学上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 classroom learning 和 natural learning 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除了前面引用的关于语言形式的注意机制外，丁言仁还有类似的表述：

Acquisition of an L2 feature occurs when the learner notices it as contained in the input, rehearses its use, and memorizes it. (2004:80)

Meaning-bas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does not necessarily drive forward language competence. (2004:179)

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在注意机制引导下的“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就不可能有期望中的理想的“输出”(output)。以上面冯友兰关于农业和商业的比喻作为参照，可以这样判断：交际法是否只相当于商业中产品的交换概念，产品本身如果很贫乏，则交际不会太顺利，也不会维持得太长久。

《特别文摘》曾刊载了杨福成的一篇短文《蹊跷事儿》

(2014:11),中间有个片段:“在从北京回来的高铁上,看到这么一则故事:中国一个著名企业引进一批德国设备,装配说明书上写明某处的螺钉要拧七圈半。中国技工在实际装配时有时拧七圈,有时拧八圈,并告诉监督装配质量的德国技术人员,感觉紧固程度差不多。德国人说,那不行,规定七圈半就得七圈半,这是德国本土设备装配长期总结出来的最佳紧固度,这是德国职业教育要让学徒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实际想想,也真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北京人与德国技术人员的素质差别而已,或者说是中国素养与德国素养的差别问题。”

杨福成关于中国素养和德国素养的判断似乎过于草率,甚至武断,即使他抱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其实在“七圈半”上面所反映出来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不同:中国重孔子以来的模糊观,而西方则重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观。这种模糊和逻辑之分反映在多个层面上。

首先,西方基督教中遵循的是一神论:上帝,而中国是多神论:风婆婆、雷公公、土地神、灶王爷等。中国人相信“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观念,在信和不信之间摇摆。“观音”似乎是语病,更应该是“听音”,当然钱钟书的“通感说”可以为之辩护。“如来佛”是否隐含了“好像来过,好像没来过”之意不得而知。这些外来语译法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最大特性——“暗示”(suggestiveness):“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一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冯友兰,2008:21)

其次,在医学上,西医的法宝是解剖和化验,也即科学的方法,而中医的法则是“望、闻、问、切”,全凭感觉和悟道。冯友兰(2008:21)曾说道:“《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庄子·田子方》)。”由此可见,中医的法则与道家思想颇有一致之处。

再者,模糊和逻辑也反映在词汇上。中文中的“宇宙”或“民主”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来解释。我们来看看英语。universe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的:uni + verse,也即“一个(人)” + “说话”,指的就是上帝一人创造并主宰了世界。中国人讲究“道”,而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的起源就是那个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Dao”(Way)。democracy是由三个词素组成的:de + mo + cracy,也即“向下” + “移动” + “管理/统治”,指的是“管理向下移动”,这也是英语 democracy 的内涵。

最后,在教学上,中国古代的传统就是“师道尊严”,不允许学生挑战权威,不鼓励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教师讲解古诗时,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口中念念有词“妙哉妙哉”,弟子斗胆问及“妙在何处”,师必答之“妙就是妙,妙不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教师在英语课堂上面对学生提出问题时常常抛出“语感”的原因之一。英语中的 inquire 和 digest 两个词代表了教学的本质,也就是进入(in)语言的内部,去挖掘(dig)语言表象背后的奥妙之处。英国散文家 Francis Bacon 的名句“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are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体现了 focus-on-meaning 和 focus-on-forms 的两种情形,也是对 focus-on-form 的离散式解读。